

一部晚清商道风云的长篇小说

百年商贾

商贾之家 以人为本
金融强国梦的大时代传奇

杨蕾◎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部晚清商道风云的长篇小说

百年商贾

商贾之家 以人为本
金融强国梦的大时代传奇

杨蕾◎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商贾/杨蕾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113-0120-8

I. 百…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5933号

百年商贾

BAINIANSHANGGU

著 者 / 杨 蕾
责任编辑 / 文 喆
封面设计 / 回归线视觉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6开 印张 / 18 字数 / 342千
印 刷 /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120-8
定 价 /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001/	楔 子	
003/	第一章	千年老城通商埠
010/	第二章	祸起华家
018/	第三章	朱门深院埋旧事
023/	第四章	深闺女人
029/	第五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034/	第六章	港岛钟家
038/	第七章	钟华联手斗洋人
047/	第八章	团结华商
051/	第九章	西江河运风起云涌
056/	第十章	出海失船
060/	第十一章	股东大会起争议
068/	第十二章	商要机密
074/	第十三章	偷天换日安国宝
082/	第十四章	经营之道
089/	第十五章	划股定案兴路权
097/	第十六章	细诉相思
104/	第十七章	七夕庙会繁华梦



- 112/ 第十八章 神秘友人
- 122/ 第十九章 得贵子各有心事
- 134/ 第二十章 后院起火
- 144/ 第二十一章 挑起大梁当家难
- 157/ 第二十二章 巨家将倾
- 167/ 第二十三章 当家主事走他乡
- 177/ 第二十四章 羊城风云
- 191/ 第二十五章 珍惜天涯共此时
- 204/ 第二十六章 兄弟相见
- 215/ 第二十七章 对华怀柔巧欺诈
- 224/ 第二十八章 华侨商会
- 233/ 第二十九章 三兄弟齐破军阀
- 241/ 第三十章 骑楼商城
- 251/ 第三十一章 女儿姻缘细思量
- 257/ 第三十二章 玉石良缘
- 264/ 第三十三章 两佳婿力助粤军
- 272/ 第三十四章 共赴国难
- 282/ 结 尾 遁入空门了此生

楔子

金龙巷内，清水路面灰蒙蒙的石板路一直延伸，仿佛蜿蜒的游龙消失于天际。金龙社中，依稀看见寥落的几个有心之人在默默祭祀。

一位老人，举起手抚过细如麻线、光滑平直的城墙，墨玉般的素色微显湿润。这古老的墙体以独特的回忆使老人在瞬间苏醒，焕发出强烈的向往，触及了记忆深处繁华大院里冷暖光怪的各式盛繁旧梦。抬眼看那光耀门楣：雕花门楣，三翎门当，一个时代的繁华梦编织交错，所有的光影迷离、鲜艳五色都在他眼里模糊开来。

“请问老人家，华家大院是在这里吗？”一个戴着眼镜，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走过来。

老人懒散地打量来人，看着似曾相识，“有事吗？”

来人抱了抱拳，正言道，“少时离家老大回，我本是这里人氏，年少走失，确是有紧要事。”

老人脸色大变，再细细瞧他，良久终言：“真像！”

“这里真的是华家吗？”那男人上前一步，脸色挂满了焦急。

“这里就是了。我天宝盼了整整三十有九啊！”

天宝？华天宝？！那中年男人由疑惑，到模糊，到狂喜，再复平静。默默注视着老人，老人慢慢地站了起来。记忆中那高大瘦削但挺拔的背影，父亲的背影在那一刻模糊，在那一刻变得更加的瘦削。

“爸！”中年男人热泪盈眶，两人搂在了一起。

“儿啊，真的是你回来了吗？”

“子齐回来了，爸。”天宝的回忆一下子就断了，再也记不起来了。多少年过去了，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啊。天宝仍似不信，这个儿子走失了整整三十九年了。他摸着子齐饱含岁月沧桑的脸，就如他一般。

“爸爸，妈妈也回来了。你去看看她好吗？”子齐双眼充满了渴求。

天宝愣住了，那张熟悉的脸孔慢慢地在他的瞳孔中无限地扩大。所有的过往、所有的人和事都在脑海中一一重现。

见爸爸若有所思，子齐犯难，“她病得很厉害。也……也很惨……我那时还小，又生了一场大病，很多事也记不住。是妈妈最近告诉了我……”

“你怎么碰见她了？”天宝淡淡地问，心中已有了答案，但他的愧疚感更深了……

“其实当年是妈妈故意找来拐子佬带走我的，她要你一生都不原谅大妈！但……”子齐说不下去了。天宝叹气，“好，我们现在就去看她。”天宝回答得干脆，“回来你就该认祖归宗了，爷爷嬷嬷会很高兴的。”天宝说得很轻，就像在自言自语，连子齐也没听清。但他早已是满心的欢喜了，这父子相聚他华子齐盼了多少年月和多少个日夜啊。

天宝和他一前一后走着，但心早已失了方向，慢慢地飘回到了人一生中看似懵懂熟悉却又遥远的青年时代。

那时的华府是多么多么的繁盛啊……

第一章 千年老城通商埠

雍正年间，各类瓷器从广州出口增多，为了适应外销市场需要，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或白瓷胎移至广州加工生产形成早期广彩。到乾隆、嘉庆年间，广彩从广州民间艺术中吸收了更多的艺术营养，融会外来艺术，从而更具时代特色，其辉煌浓重的艺术风格为海内外的人们所珍重，使广彩瓷达到鼎盛。

话说这华家大少华树棠做船运行生意搞得是有声有色，朝中更是认得人，故这运送官瓷的好事自然落到华府人手上。眼下这趟活儿倒是大有来头，正是华家要把朝廷特派烧造的广彩重瓷护运上京。但没成想却扯出祸端，正所谓“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这一趟船运看似“重瓷广彩描摹织金描银”，实是“富贵遍地笼罩重重阴影”。

“啪——嚓”清越之声连连响起。织金描银、片片白胎倾了一地，满地珐琅琉璃织金斗银瓷器倾碎一地，犹如盛开满地金莲。

砸瓷破碎声之凛冽清越，碎瓷颜色浓重猩红、满铺坑土，抹下了一笔沉重的阴影。窑工面无表情，只拣出二十件重瓷，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珍贵如掌上婴儿。擦拭、塞纸进瓷腹、裹绒布、装箱、倒细沙，直到填满，封存好，钉起木箱，再装进刚刚合适的无半点缝隙之木箱，封死，完成。

剩下的两千多件瓷器早已砸碎，倒在埋土坑里。总管看也不看一眼，吩咐工人掩土埋坑。大少华树棠看着渐渐被沙土深埋的最后一角莹白如玉的织金瓷胎感到可惜。督陶大人拍了拍华树棠肩膀，带他去拜火神爷，并道：“大少不必觉得可惜，官窑要的是绝无一点瑕疵的精品，哪怕有丁点瑕疵也要砸毁，这是规矩。”

华树棠跪下拜了火神爷淡言，“虽有瑕疵但也是贵品，如能外销定能为国家赚回许多钱。”督陶官不置可否，诚心跪拜感谢火神爷赐正瓷。后和华树棠来到唐英神像前参拜，“这次的瓷器是专程由景德镇送来的最好的白瓷胎，加了重色金彩，可谓富丽堂皇。这批广彩将要送到巴黎艺术殿堂参赛，而后参与拍卖，所得款项充实国库。至于所得奖那件重器将作为昭示我大清国国力宏厚‘有偿’赠与大英国收藏。所以这船重货要看好。你们宝泰号是官号，而且我们一向合作愉快，我也信得过你，

皇上上眼后合格了就得运往欧洲。你我都担当极大啊！”

华树棠闻言郑重点头，并在他耳边如此这样的低言一番。督陶官一听，脸色微微一变……

前人有赞广彩织金彩瓷：“彩笔为针，丹青作线，纵横交织针针见，不需缎锦绣春图，春花飞上银瓷面。”果不其然！这一次行程，重瓷在手却如鲠在喉，华树棠心事重重，只任着一箱箱瓷往宝泰号上装……

梧城内外热闹非凡，城门楼上中洋正在交涉。华树棠代表总商会和福绣绸缎庄的陈老板耳语，劝他不要受了洋人蛊惑相激，此次比赛滋事体大。陈老板拍拍胸脯，道：“我们的布匹是最好的，老师傅是苏工，大少尽管放心。”

此次比赛就是要看谁的纱质量最好，以最后落下的一方为赢家。此次比赛的重点在于纱布的手工针线等等的密度，精细度均要达到上乘，丝毫马虎不得。达到以上要求后还要比谁的纱布更轻柔，只有那样织成的布匹才会最服帖，人穿着才会更舒服。两块绢纱论针织手工，纱布的精细密度，针脚的利索，纹路的走向服帖均是一流，只差最后一场比赛了。

但华树棠看着两方的绢纱却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压抑，听说再过一个月梧州就要通埠。此次洋人的挑战怎会如此简单，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们不会出手。万一真的输了……华树棠不敢再想。自己正要出航护送官瓷上京却被商会紧召回来，说出了大事。华树棠两边奔跑，方知洋人目的何在。洋人目的就是要梧城内的手工业瘫痪。

树棠叹气，陈老板怎会如此不禁激，被挑拨得要以比赛争夺经营权和纺织业市场。洋人一赢，华商就会一败涂地永难翻身了。

洋人为了显示公平推树棠为裁判，他下了城楼站在特意圈出的空场地中。所有的群众沸腾了，他们大呼着国人必胜！一声枪响，两方绢纱同时飘落。只一会儿的时间，国人的心裂开了，大家自以为豪的绢纱徐徐降落，而洋人的缓缓飘飞。华树棠的儿子天宝带着头和国人一起往上空吹气，希望把华方的绢纱吹起来。

最后华方绢纱落地，树棠脸色死灰，抬手接住洋绢纱。华商失败了。

洋人得意洋洋地走到树棠面前，耀武扬威，“只是一场游戏而已，华会长怎会如此脸色？放轻松点吧。”

“你们通过这场签订了条文的比赛，取得经营权，仗着更先进更廉价的纺织技艺赢得纺织市场。待纺织市场一稳定，华商再无出头之日。你们就会开始抬价，那时你们就垄断了本地的纺织市场，你们就能牟取暴利！”树棠一脸怒火指责洋人。

洋人哈哈大笑起来，一点不恼怒，“华会长很聪明，想透了这一点，但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树棠奇怪他的答话，见他眼神闪烁不定，不知他意有何指。忽然一匹快马如闪电一般划破长空。大少的心咯——嚓一声长响，来者正是宝泰号的护船。

死亡阴影笼罩着上空，来人一身是伤，见了大少只说了贼人一上船直奔瓷器而来将其破坏，并非普通人。守船士兵受到袭击全部身亡。护船刚说完就倒地而亡。

民众吓得四处散开，树棠忽然间明白了，一切都是针对他来的。洋人调开他，让他为了阻止这场必输的比赛而回来。然后官瓷就出事了！一切再明白不过，官瓷出了事，那自己一家也就得负上押运不力的罪责而受到惩罚。

想着，他惊出了一身冷汗。眼前一片血流成河，仿佛所有护船尸体倒在了他的脚底。

死亡阴影一时笼罩梧城天空……

梧城上下因着华家船毁人亡、朝廷重瓷出事和中洋比赛的失败都陷入了低迷状态。偏偏此时又传来了梧州将要通埠的正式条文，使华人士气更加低落。

通埠一事得由甲午战争后说起，那会儿由于李鸿章的坚持，《马关条约》里提出的日本要求开辟梧州为通商口岸的条款没有实现，日本想打开广西水上门户——梧州的企图没有得逞。

历经两年，英国借口清政府同法国订立商务、界务专条违背 1894 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而提出开放西江通商、在梧州设置领事等要求。

腐败的清政府无力抗争，最后中英于 1897 年 2 月 4 日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另附西江通商专条。

1897 年 2 月 4 日，梧州成为对外通商口岸！

秘书长赵长青做着记录，把外文翻译为中文一张张地整理。他飞快地写完望出窗外，美丽的西江泛出点点金光。他丢下笔，只草草压下飞龙书镇匆匆离去。

手中香帕放在嘴边轻嗅，“日升隆”银号李小姐那浅颦轻笑的淡淡梨涡璇玑于他心胸最柔软之处。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尚短，所以暂不打算让双方父母知道。只等时机成熟了，才能有所展望。赵长青有些失落，但看到李小姐在树下盈盈而立，衣带飘飘，他心头是一片欢喜。

春寒乍暖时分，西江边上春花烂漫。往来的搬运工在码头上吆喝。一袋袋、一箱箱的货物由轮船上卸下来，无论是吃水重的大轮还是小买卖的船艘把江岸铺压得是满满当当。一曲《玉楼人醉》紧接一声舒缓平叹又唱起了《玉美人》，“玉花倾对何时，开堪欢，落堪怜。一声声，负华年，恨天恨天。忽离忽别，孤嗟怨啊！哎……”

兰花指曼舒，手绢落地，“哎！”一声嗟叹负华年。

拍掌声响起，长襟连青褂子的年轻少爷站了起来。他笑着把手扶在歌女馨蕊细腰之上，见到她泛了泪光，把一块玉佩交到她手上大笑着走开了，“离人尤对别离天，甫相见，又相别啊……啊……”

几个踏步，少爷已稳稳当当出了花船。船外风光正好，天泛了玄色，少爷走到渡河口，那有片花鸟市场。市场边上开着一家别致的茶水铺，铺边上是一家花鸟店。少爷喝了碗凉茶，大叹了声舒服，手一抛，几张港纸不偏不倚地落在两家店的柜台上；轻轻一提，养有画眉的精致鸟笼子就托在少爷手上了。

“多谢宝少爷，宝少爷慢走。”灰布短衣的凉茶店老板连连谢过，说了许多恭维的话，人人都知道宝少爷最好面子。

“忽离忽别，孤嗟怨啊。哎……”天宝边哼着粤曲小调，边逗弄着手中的长眼画眉。到了家中，天宝叫仆人铁三拿了个长梯爬上老屋屋顶上放声而歌。望着山坡之下灯火闪闪，宛若长龙游弋蜿蜒，心头喜悦之情忽地却又减了一半，“百年昏睡，外虏火炮轰地起，那个怨命自认。哎……锦绣山河破碎，国家为何像染病……”

“你这个败家子给我下来！”一声暴喝把天宝吓了一跳，自己太得意忘形连阿爸来了也不知道。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胡闹！都快亡国了，你尽管闹吧！”树棠气得不行，吸了一口鼻烟壶里装着的清凉药膏。随后叹气，“那日官船出事，若不是我早有计划，把真品换了另一艘快船运抵京城，只怕我们全家得黄泉下见面了。洋人一心要除掉我们，不惜砸掉送往欧洲参展的广彩瓷。既灭了我国神威，又夺得了手工纺织市场，更险些陷我们华家于不利。一箭三雕，手段之毒，你还不清醒吗！”天宝见阿爸病发作，知道自己玩笑开大了，只好噤声慢慢爬下来。

他忽然站住，站在长梯之上，有些悲哀又玩世不恭地答道，“阿爸，现在这个国家说不得，说了会让人难过，想了会让人伤心啊。”他遥指着不远处灯火闪动的地方，那是天井下阿爸无法看到的茶楼，“茶楼四壁上不处处贴着‘莫谈国事’吗！”

树棠一听神色黯淡，转身回了内堂，让铁三去请老爷和老夫人来。

“阿爸，你不管我了啊？”天宝见不用再被责备不禁得意起来，快步跳下来，手中酸枝鸟笼震了一下，画眉惊得乱跳，“乖鸟儿，别怕！爷爷见了你一定很欢喜。”

中堂上，天宝撒娇似的搂着爷爷嬷嬷，把俩老人哄得心花怒放。天宝是华家唯一的孙儿，人长得清秀秀雅，玲珑秀雅，所以二老单是看见他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看见人多，鸟儿忽然抖擞了精神唱起歌来，老爷更别提多高兴。一直阴沉着脸的树棠，忍着一肚子火但又不便发作，铁三机灵地来到天宝身边，暗暗扯了扯他衫袖。天宝也识趣乖乖站在一旁聆听。

铁三吩咐下去不久，丫鬟就捧来了龙井。大少轻唤，让父母品茶，老爷会意，

轻呷了一口不由得皱了皱眉。老爷在等儿子说话，这头家是大少华树棠当家的，天宝实业也是由他一手继承和拓展，所以家中大事都是由树棠说了算。

“爸觉得茶如何？”老爷听了，抬起头看着儿子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雨前的茶，明前的茶我们的商船慢了半天到已被别人捷足先登。”重点就在此了，大家都不说话，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天宝忽然站了出来，提议道，“现在梧州已经开通商埠，以后的钱币兑换业将会十分兴旺，倒不如开银号，那样一定会赚到更多的钱。”很明显天宝不赞成扩展船队，天宝实业是祖上留下的实业，专营国产百货、嫁妆饰品等，品种多达700种，已垄断了梧州市场。还有旗下的玉器、茶叶、茶庄生意是很大规模的商号，广西有名，如此一来投资银号开发成本不算太大但利润却十分可观，重要的是梧州钱币业向来发达有名，而现在银号也不多。但反观船行要冒的风险太大，在梧州虽是龙头，但广州更有大量资金雄厚的强势船行。

“咳咳，我也同意天宝的看法。”老爷放下盖碗，目光炯炯看着树棠。树棠操心太过，很明显中气已显不足，面黄肌瘦，四十不到却已有些驼背了。只剩那双深邃的眼依然炯炯有神洞察世情。手中握着那只鼻烟壶，时不时嗅一下，那羊脂白玉鼻烟壶被把玩得十分温润。他的身体情况也是老爷不赞同扩展船务的重要原因。

天宝祖业一向来路艰辛，为了这份祖业，他亏欠儿子树棠太多。若不是……老爷叹了口气，泪眼婆娑。树棠知道父亲又想起了前事，怕他伤心于是不再提扩展船行一事。继而望向天宝，这半大的孩子看来也继承了华家特有的商人的精明敢创新的血脉，稍假时日他会成为一流的商家。但眼光还是浅了些……

莫谈国事……他一腔实业救国的心，天宝还是不能明白。只有属于自己的商运船队，等中国雄狮醒来的那一天，战斗物资的运输少不了它。等着吧！国人不会沉睡太久……

“日升隆银号的财东有请大少。”铁三递上了红色的请柬。

李自雄的府上离华家不远，过了金龙社就是。一条巷子的，自己倒是还不曾登门拜访。李财东是山西人，不知他喜不喜欢自己带去的礼物。

或许是自己太忙了，这里什么时候新建了一座仿北方四合院的新宅院自己竟然没注意，树棠如是想着看向李府。朱门高邸果然大气壮观。高高的牌楼耸立，进门一座砖雕巨龙的石影壁隔绝了外人窥探的视线。宅院装饰古朴并不奢华，很符合晋商简朴、勤俭持家的理财观。

早有丫鬟出来迎着树棠往堂屋走，灰墙雕砖，海冬青抓羊等南方没有的祥瑞栩栩如生匍匐雕于砖墙之上。淡淡的蓝色琉璃瓦在浓浓夜色里也泛着清亮，和金龙巷

内的清水墙砖相互辉映，互为一色。李老爷早已立在中堂之上等候客人的到来，树棠跨过高高的门槛走了进去。

见客到，李老爷微微作揖请大少进堂里坐。奉了茶，互道了番客气话。树棠让铁三送上礼盒，李老爷看见带来的大礼盒眼露赞许之色。这个礼盒是树棠特意选的，山西平遥闻名的推光漆盒。中国四大名漆之一的平遥推光漆，单是这个礼盒就已经是千金难求的宝物，以它送礼足见对主人的尊重。

请茶后，李老爷也就开门见山，说起听闻令公子和小侄子谨有商谈过开银号一事，不知他华大少可知，当然小孩儿说的都是些玩笑话了。说完喝了口茶看向大少。

树棠笑了笑，并不正面回答：“李爷如何看待这梧州通埠的事？”

“梧州通埠，主要是开通西江河运，打通广西上至云贵川通汉口达北方中心腹地、下到穗港澳通远东的水路。这种情况有利有弊，利是会有大量的物资财力源源不断地流进梧州，还会有大批的商人进驻梧城从而带来无限商机；弊是英法美日等殖民者更是随之而来，而且这些贪婪之人无宝不落，将会垄断两方面的生财渠道从而垄断梧州乃至广西的经济。”

李爷顿了顿，抽起了福寿烟。淡淡的香气烟雾缭绕，树棠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哪两方面的路子，愿闻其详。”

“华会长见笑了，谁不知这道上华爷是顶尖的商界奇才，这点儿猫腻的事儿哪能逃过您的法眼！”

“李爷太客气，叫我一声树棠就是，大家都是朋友，我也想听听李爷的意见。在这方面，李爷是真知灼见，我家犬儿才会一心想向李爷学习。”

李爷早闻华树棠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今日一见果然闻名不如见面。得知华天宝有意入股日升隆，他还不知就理，如今华树棠也是有意此道，“能垄断经济的莫不是这河运和钱庄银号，没了河运就算连贯东西南北货物运不出去也是枉然；但没了兑换和借贷周转的货款，如此大的货运用钱周转不灵航运也难以实现，而一旦洋人进来必然是抢夺这两方面的话事权！”

树棠明白，就算自己同意注资银号，也不见得今后的路会好走。梧州府已下了命令，6月4日将会由洋人来任职海关税务司长，梧州港名副其实地成了洋人垄断强抢豪夺的工具。

“李爷也有兴趣搞船行？”树棠知道他一心想搞好银号，偏故意一问。毕竟自己是否入股日升隆还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不可能贸然答应，这样说对方也能明白他的意思。

“叫我一声自雄就是了。我们这些粗爷们也甭客气这些。其实我正打算建一个深水码头。”话一出，树棠吓了一跳，这样大的工程好像不符合梧州河道的情况。他们

二人并不很熟，难道他想试探自己虚实？树棠一想出言道，“我们搞船行，这一行多少还算知根知底。我不是河道方面的权威，但也知船只吃水的多少，河面码头和过往桥段的承受量。深水码头还是要请船桥河道方面的专家出面才好。”

李爷一笑不以为意，“其实今日一请还要其他事。”

“哦？”

“明日将会有人请总商会的名流饮宴，”李爷狡黠一笑，继续拿起长长的烟杆抽着福寿烟，“来一点吧，对哮喘症有减缓的作用。”

李爷果然是眼明心亮的人，他这个病没几人知道，这个人不能小看。请他同抽，那是一种相邀的问路石，树棠点头。两人转过罗汉床，丫鬟麻利地放好床上矮几，再添了一杆烟枪。树棠举起抽了一口，果然倍觉清爽。

他是商会会长，类似的聚餐等活动本应是由他组织，但这次的饮宴竟然无人通知他，必是洋人所请。看来洋人也有进一步的行动了。

“地点在哪？”树棠沉住气，不动声色地问，再吸了一口烟。

“大碗茶庄！”

树棠鄙夷一笑，不就是“莫谈国事”那家茶楼。洋人倒也会以利诱之淡化这种民族仇恨，看来洋人要一步步地分化华商！

“尽管你不与洋人为敌，但他们势必是要清除梧城根深蒂固的本地势力的。难道大少还要坐以待毙吗？”李爷喷出一口烟。

第二章 祸起华家

花船在抚河间游弋，天宝喝得微醉。处身薄薄的湿润空气中，更让天宝昏昏沉沉。

一声清脆的吆喝使他摇晃着望出船外，七彩的江面上灯火璀璨。一只只精致的灯笼挂在船上，流彩的霓裳映衬清水河畔人面桃花，满眼的暖暖之色。“卖艇子粥咯！香甜软滑的艇子粥！买艇子粥，热热的艇子粥咯！”

天宝终于在无数的花船中看到了一只清素的小舟。一个女孩扎着如意双髻，徐徐的垂下两鬓青丝和着嫩绿的绸子。绿绸在如意髻里绕了几个圈，绿绿的绸子更加衬得少女灵动清秀。像初出水的尖尖骨荷。雪白的小衫小裙衬着雪白的脸，灵气的双眼干净透明如婴。

天宝从小倚红偎翠惯了，今一见这素女突觉新鲜想捉弄一番。起风了，小舟摇晃了一下，少女手上抓的手绢一松，被风吹走。少女顿觉惋惜，小脸上一双明眸有了惆怅之意。

手绢飘落天宝手上。送近一闻，淡淡的清香令酒气也醒了几分。那是白玉兰的味儿，那少女就像含苞待放的小小玉兰。天宝命人取盆清水来，他则定定地看着河心的少女。余光看到水盆放在桌面上，就急着伸手去洗。“小心烫了！”天宝的手适时地被来人挡开，侧头去看，却是馨蕊。“这种粗活可是你做的！”天宝微微一笑，让她坐过来。馨蕊轻倚天宝，说道：“徐老爷宴请宾客，今天是我挑头牌所以也就过来了，刚巧见到宝少爷要热水，但船上并无人在。”

天宝低头看她，脸上脂粉施得淡，衣饰也简单不似去赴宴。脸上泪痕尚未干透，定是方才宴会上受了气。“宝少爷有心事么？”馨蕊离了身，绞好热水里的丝帕在天宝脸上轻轻擦洗，然后再帮他敷脸暖手。热气一冲，酒全醒了。

天宝叫来妹仔收拾好，拉了她手坐下，“梧州通埠，在人事上我担心会有变故。”馨蕊提起凳脚边上的一个篮子，将它打开，香气扑鼻而来。从中取出一碗罗汉斋，递与天宝，“趁热吃，酒醒，饿了吃清淡些好。令尊人缘好，自有主张，应该不碍事。馨蕊听闻，来了一位叫阿拉雷特的洋人当税务司长，梧州府上下的官员都已经开始打通那些个关系了。而且……只怕会对有名望的人士有所行动，宝少爷还是万事小

心为好，凡事莫要强出头。”说着用力搥了搥天宝的手心，欲言又止，一双慧眼楚楚动人。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天宝皱着的眉舒缓了些。

“她叫兰臻。”馨蕊睨了一眼天宝一直握在手巾，起身离去。

待馨蕊走远了，天宝才想起那清素少女。一口气奔下了三层船格，下了楼梯，跑过连向河心的花船踏板，跑过一座座的花船。歌姬美舞全被他抛在了身后。跑到最后一艘连着横板的花船上，河心中哪还有素女素舟，心头忽觉一阵失落。大叹无缘，低垂着头上了岸。

夜深了，天宝下了人力车，走在金龙巷脚下，旁边的一条小路岔向茶山。那边的小路长满了高高的野草，有些偏僻。想着刚要爬坡，却听见从小路上传来的细微的呼救声。天宝赶忙向小路跑去，只见一个粗壮的大汉压在衣衫破烂的女子身上。天宝见此岂能袖手旁观，大喝一声停手。男人抬头眼露凶光，竟是个红毛鬼。“大胆蛮鬼，竟敢在此放肆！”天宝急身上前就要厮打。那洋人掏出洋枪对准天宝，声音沙哑，“别多管闲事！”吐字不准，天宝勉强听出，但那女子极力求救，被洋鬼重重打了一个耳光。

“这里是讲法治的，快放了她！”洋人举起枪，天宝对着枪眼，千钧一发之际，巷子里隐约可见一小队灯笼向这边飘来。“Shit！这笔账，一定跟你的，好好算！”那洋鬼一脸凶相，跑进了小路深处。路边的女子动弹不得，显然受伤很重。天宝怜心大起，急忙脱去身上衣服将她包裹住，轻声对她说一定为她做主！黑暗中充斥了血腥味，尚来不及检查她的伤势，却遭一队人围住。带头人天宝认得，分明就是李府的人。

“畜生好大的胆，干出这种事来。给我抓去见老爷！”定是他衣衫不整让人误会了。

天宝一吓，摇着怀中女子，让她为自己证明。谁知，眼神一碰撞，女子那眼神哀怨惊恐，又茫然空洞，怯生生地惹人怜。但就一刹的出神，天宝就被五花大绑抬起架走了。

等了一宿，还不见天宝回家。树棠火了，拿起鞭子对着椅桌用力抽去。黄花梨太师椅上马上掉下木屑，铁三连连阻止，“大少别打了，那都是你最珍贵的古董啊。有气就打在我身上吧！”树棠无奈，丢掉鞭子，大叹天宝不争气，“快去把天宝找来，天都亮了，我今天有要事让他去办。”

“是！”铁三尚未走到外进垂花门，就闻门童有报，李府的李自雄老爷有请大少过府。来人神情严峻，话语间甚是压抑不耐。大少深感奇怪，但也唯有带了铁三过府去看究竟是何要事。

从李府出来，天已经大亮，阳光打在墨画一样的清水砖上显得有些苍白，身后壮巍的李府让人感到深深的压抑。李爷答应了给他三天时间，找出害他女儿的凶手，还天宝一个清白，否则……

想到此，看向蜿蜒而上的小巷觉得无比局促。突然前方传来了嘈杂声，树棠远远望去，没见到人影。他加快脚步，声音听得真切，是自家仆人的声音。心头一沉，难道又有事发生？！

连忙加快了脚步，一阵风过，项间一痒，跌落了片竹花。树棠停了脚步，抬头望天，天空正蓝，一树竹子开了花。仔细一看，正是自家府上后院。竹树开花大凶之像必有血光之灾！树棠心中一片惘然，发呆的一会儿工夫，副总管跑了上来，焦急得正要说话。树棠一醒，手指放于唇上示意其噤声。走近一问，却是道江边货船起火，一连烧了好几艘大船，火势很猛。树棠脸一沉，忙问有多少人知道。管家回答由于天刚亮知道的人并不多。

“好，这事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带了铁三和一队家丁上了小洋车向码头开去。

副管家接到大少命令，回家只简单拣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去渡口，坐最快的渡轮上广州转船出香港。

车子穿过马王街（东中路），凤台书院尚关着门，一路急赶到码头边上。码头的工人见大少车子驶近，全都蜂拥而上，将车子团团围住。树棠无法唯有下车行走，工人情绪很激动，怕自己的饭碗不保，因为烧掉的那三艘船是华运行最大的三艘，船里面的货物也最为昂贵。

“大家请放心，我们华运行资本雄厚，定不会让大家丢了饭碗。马上就要接一张大单了，接了单年尾人人有花红！”

大家听大少说得激昂，都放下心来，按部就班。树棠当机立断跳上邻近尚未被火烧连营的船艘，此一举动更激起了大家的团结斗心，该救火的救火，搬货的搬货，树棠带来的家丁也负责把附近的船开走。如此一来，火断了源头，只把这三艘大船烧完不再连累到其他的船只。大少更让人潜到三艘船底下凿洞，把船弄沉。

等其余的船开到了安全水面，树棠才下船。火势尚未停止，树棠在这三艘船附近来回观察。

大火终于灭了，船也烧得所剩无几。树棠很懊恼，隐约明白一连串的事矛头所指。不一会儿，就来了许多人，有商界名流也有普通群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树棠整理了一下衣襟，将衫摆一甩向前走去。

“怎么大清早的，徐爷就往这边晨运来了。”树棠一一与之周旋。